

重逢

The Reunion

[荷兰] 西蒙妮·凡·德·弗拉戈特 著
高一雯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重逢

The Reunion

[荷兰] 西蒙妮·凡·德·弗拉戈特 著
高一雯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逢 / (荷)弗拉戈特著;高一雯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12

书名原文: THE REUNION

ISBN 978-7-5104-0702-4

I. 重… II. ①弗…②高… III. 长篇小说 - 荷兰 - 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470 号

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引进书合同登记第 0120097118 号

THE REUNION

by SIMONE VAN DER VLUGT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IJN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重逢

作 者: 弗拉戈特 高一雯译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 × 960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702-4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序



她独自一人骑着最后的车程。她朝她的女朋友挥手,然后沿着前方的路行驶。她自顾自柔和地唱歌,直挺着背,眼里流露出无忧无虑的表情。

放学了,今天是周五下午。周末即将开始。

她将夹克衫用绳子捆在身后行李架的黑色帆布包上。她感受到炙热的阳光正晒在裸露的胳膊上。

这是愉悦的一天,预示着充满希望夏天的开端。那蔚蓝的天空如同一座擎天灿烂的圆屋顶在头顶上延伸开来。

在交通灯处,她刹车,下车。这里只有一盏交通灯,些许远离那喧嚣的市中心。在这里,到处是学生骑着自行车,因而摩托车和汽车的数量减少着。

她孑然一人。没有汽车或是公车经过。她从左往右看着,沮丧着这毫无意义的等待。

一辆货车在她身后停下,它的发动机震动着。

是绿色的货车。

女孩重新跳上车,继续前行。货车超越了她,一团浓厚的尾气将女孩包围住。她咳嗽着,用手驱散着气体,并停止前行。

货车朝达克沙丘飞驰而过。女孩正想着她的约会。她正三思着——也许应该选择一个并不那么偏僻的地方。

1

我将双手插入上衣口袋，站于通往海滩的入口，远眺大海。今天是五月六日，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极为寒冷。除了孤独的流浪汉外，海滩上空无一人。大海阴晦如铅色，波涛汹涌，泡沫飞溅。它吞噬着海滩上愈来愈多的沙石。

稍远的视野范围内，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孩端坐在椅子上。她身着棉大衣，有些驼背，也正远眺着大海。她脚上穿着牢不可破的鞋，足以抵御此时猛烈的风雨。脚边还横放着一个书包。在座位的不远处，她的自行车斜靠在铁栅栏上。即便车主就在附近，车还是被上了锁。

我知道，我可以在那里找到她。

她凝视着大海，神情漠然。即便有风拽着她的衣服，却也无法真正近身。它揪扯着她浅褐色的头发，那些头发随风围着头旋绕，却无法引起她丝毫的注意。

虽然女孩对寒冷如此的漠不关心，但她某个柔弱的方面却触动着我。

我认识她，但我仍犹豫着是否与她对话，因为她并不认识我。但是让她开始了解我，倾听我的话语，并让我能够逐渐接近她又尤为重要。

我朝海滩的方向走去，双目凝视着大海，俨然就是为了欣赏这澎湃愤怒的海浪而来。

那个女孩正望着海的另一端，面无表情。某一刻，她似乎想要放弃并

001



重逢



离开这里,但紧接着她又沉湎于袭来的孤独感。

我们彼此挨坐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起看着彼端的水天相接。

我得说些什么,否则她不久就会离开,这样我们又不曾有过任何的交流。可是,当每个字眼都被予以计数时,你又该说些什么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向她。她抬头望着我。我们的眼睛有着同样的颜色。也许,我们也拥有着同样的情感表达。

她大约十五岁。伊莎贝尔被谋杀时,也年仅十五岁。

数年前,我来到这个地方上学。每天我都要来回骑十公里的车程,海风有时就在我的身后喧叫,但大多数的时候它迎面而来。

风从海边吹来,并不受平坦宇田的影响,宇田即是由大海开垦出的排水地。海风总是追赶着我的单车。每天与其抗争使我的身体日益强壮。

学校和家之间的距离,即是无人的草地和弥漫的海风。这片土地,就像是我栖息于这两个世界的缓冲地带。

我远眺大海,记忆伴随着浪花层涌不穷。我不应该重回旧地的。

是什么让我再次来到这里?是那段刊登在报纸上的简讯。

两星期前,我站在厨房餐桌前一边品饮咖啡,一边翻看着报纸。当时是早上八点钟。我穿着整齐,并吃完了早饭,事实上我时间紧迫。所以,我只是快速地浏览新闻的标题。

我翻阅着报纸,一则刊登在侧栏简短的通知吸引了我的注意:海尔德高中聚会。

我的母校,曾经合并了许多在登·海尔德地区的其他院校。

我今年二十三岁。令人欣慰的是,学校生涯早已远离了我。我甚至从未想过会再次回去。

那个女孩走了。在我沉思的时候,她逃离了我的视线。没关系。我会再遇见她的。

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并吹打在我脸上,如此的频繁,差点让我窒息。是的,一如曾经那样。在风中我蹬着自行车踏板,任凭眼泪滚落于脸颊。我总会把头发束成马尾,否则它便会无可救药地打结。傍晚,当我淋浴洗



发时，总会闻见一股海水咸咸的味道。

毋庸置疑，海滩的味道不曾改变。这样的熟悉感让我诧异，它唤起了我曾经的记忆，让我再次温习心中那片阴霾的角落。

我为什么要回来？究竟我又期望达成什么目的呢？

也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事实变得更为分明。我不确信自己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

当我漫步折回我的汽车时，纷飞的沙子缠绕于我的周围，海风吹疼了我的颈部，仿佛敦促着我快速前行。在这里我并不受欢迎，我不再属于这个地方。

然而，我并未打算回阿姆斯特丹。尽管现在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丝毫没有加快步伐。偌大的停车场内唯独剩下我的车。平常，这里总是停满了车的，但是一到夏天，停车场就暂时被废弃了。在这炎炎夏日里，我想象着成排停放的汽车在灼热的阳光下灿烂闪耀。在海滨居住，感觉真是惬意。你可以径直超越被困于交通堵塞的汗流浹背的司机，把自行车随意搁放在栅栏上，从行李架里取出你的毛巾，然后寻找一个可以在阳光下伸展四肢的地方。在赞德沃特的这些天来，如果不能在九点前抵达海滩，那么你就无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

我打开暖气和收音机，将一袋甘草放在邻座上，然后我驶出这废弃的停车场，汽车穿过树林和达克沙丘，朝着小镇中心开去。

登·海尔德在雨中并非一道悦目的景致。阿姆斯特丹也是，但至少它生机盎然些。登·海尔德就像是一座被撤除了防空警报的城市。自从五年前我父母移居到西班牙后，我再没有来过这里。

我喜爱有着灵魂和历史底蕴的城市。对于登·海尔德而言，唯一古老的就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所有的年轻人毕业后都去了阿尔克马和阿姆斯特丹，唯独剩下水手和坐船去特塞尔的游客留在这里。

我沿着密登威格朝我母校的方向驶去。当我抵达时，学校操场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小群的学生无视正下着的蒙蒙细雨，抽着尼古丁以帮助他们度过这一天。

我环绕学校，沿着曾经一度骑车回家的路线，穿过军营并朝兰格·福利特开去。交织的风如今再也触碰不到我。眼帘所及之处，便能看见自行



车道。

伊莎贝尔和我住在同一个村庄里。那天我们没有一起结伴回家,但是她一定是走了兰格·福利特这条路线。我看见她骑车走出了学校操场,在离开前我故意拖延时间,要是我能骑车紧随,那么一切可能都将不会发生。

我沿着兰格·福利特加速行驶,车子很快达到了限速。在朱莉安娜山庄,我在第一转弯口左拐并驶上了高速公路。当我沿着运河行驶时,我改在第五个路口转弯并放大了收音机的音量。

离开这里。回到阿姆斯特丹。

我随着收音机里发出的声响,用最大的嗓音声嘶力竭地唱歌,从身边的袋子里将甘草相继掏了出来。直至汽车将阿尔克马驶过身后,我才被拉回至现实中来。我想起了我的工作,在银行的工作。我不得不在下周有的时候回去。今天是星期四,仍有三天的时间由我自行支配。尽管我并不愿回去工作,但工作对我而言是有益的。我独自在家的时间太久了,看着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影响如梦境般萦绕于我眼前。我将在补习的基础上开始我的工作:每天几小时。然后我可以在下午做些愉快的事情。毕竟,这是医生所叮嘱的。

2

办公室里并没有蛋糕或是旗帜来庆祝我的回归。我并没有期望这些，但或多或少，还是有些期待吧。我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后，便站在门道处，好一会儿同事们才注意到我。我得接受这变化的一切：我被占用的办公桌，接替我工作的人正坐着与我的同事们轻松欢快地交谈，很多全新的面孔。好像我是来面试自己的工作一般。

事实上，我应该乘电梯的，但是医生建议我应该经常爬楼梯。可他并不知道我在九楼工作。

然后，我终于被发现了。我的同事走过来欢迎我。我巡视着他们的脸庞，寻找那个我没看见的人。

“莎宾娜，你还好么？”

“你确定你可以来上班了？”

“打起精神来。这真是栋令人疯狂的房子。”

“身体如何？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自从我生病以来，从未同时见到这么多人，除了珍妮。

蕾妮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好啊，莎宾娜。”她说，“你还好吧？”

我点头，仍然注视着我的办公桌。

“我向你介绍下接替你工作的同事，玛格。”她迎着我的视线，“这些天来她一直填补着你的空缺。在你能够胜任全职工作之前，她会一直在这里工作。”

005



重
逢



我朝我曾经的办公桌走去,但是蕾妮制止了我。“在办公室后面有张闲置的桌子,莎宾娜。玛格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了,让她搬走太不明智了。”

因为一些类似于办公桌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当众大吵大闹,实在不会成为我第一天回公司就职的良好开端。我的办公桌在办公室最偏远的角落,也远离其他的同事。我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曾朝夕相对的办公桌。

“珍妮在哪?”我问道。但紧接着打印机嘈杂的声响把我的疑问湮没。只是一张办公桌而已。我深呼吸,安慰自己道。

环境不比寻常,气氛也有些怪异。同事对于我归来产生的兴趣倏然不复存在。我期待着他们会找我攀谈,尤其期待珍妮和我交谈,但是,现在我的周围空空如也。

办公室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我依旧置身于自己的角落。我从邮箱里取出一沓邮件,旁若无人地问道:“珍妮在哪?她在休假么?”

“珍妮上个月离开了公司,”蕾妮说道,她并没有将她的视线移开电脑,“泽兹接替她的工作。你可以在这星期晚些时候碰见她,她现在放了几年假。”

“珍妮走了?”我哑然无声,“我并不知道她走了。”

“还有其它的变故你不知道呢。”蕾妮说着,她的目光依旧停留在她的电脑上。

“比如?”我询问道。

她转向我:“今年一月,沃尔特提拔我为部门主管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

“从来没有这样的职位。”

“有人可得重振旗鼓啊。”

蕾妮转身又注视着显示屏。

太多的信息瞬间蹦入脑中,我顿时无话可说。这个早晨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的漫无天际。我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没有给珍妮打电话。为什么她居然不告诉我她辞职了?



我朝向窗外直至发现蕾妮在注视着我。她一直打量着我直到我翻出了那封邮件。

欢迎归来，莎宾娜。

我第一次来到银行总部的情景，是如此的记忆犹新。它的入口安置于漂亮的花园内，甚是华美。当我走进旋转门步入这个大大理石所铺垫的世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足轻重。

但我喜欢它。身着时髦的套装和上衣很容易让平常人厌恶我。牢记着母亲的教诲，比起一抽屉堆满的廉价货，我更需要少量质优价贵的单品。于是，我买了个衣柜。定制的上装，及膝的短裙以及深色的紧身袜都成为我装备制服不可或缺的行头。我就是这样每天进出于这华丽的大厅——可以理解为伪装。

任职于跨国公司并非是我所憧憬的职业。我可以担任荷兰语和法语教师，但是想找一所我所钟意教书的学校却并非一件易事——很快地，我便放弃了求职历程。代课的时候，曾经整个课堂上都是叛逆的少年，这可真是让人头疼。

珍妮和我同时进了银行，当时它刚成立全新的信托基金。工作本身并不足以吸引我。但它听上去冠冕堂皇：行政/办公支持，需要有着良好的沟通技巧以及渊博的语言知识。

但是，我不必为了学生贷款去说请稍等的言辞，也不必补充固体胶水的供给。这可能就是他们在职位描述中所谓的随机应变吧。

幸而，办公室里氛围融洽。珍妮总是与我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我们所效忠的长官，我们重新编制了档案系统，因此当我们其中之一急着去商店长达半小时之久时，便可以相互接听对方的电话。

独立，且有自己的工作。我的新生活开始拉开了帷幕。

没过多久，我们便忙得不可开交。信托基金招聘了越来越多的业务经理，因此我们差点无法赶上工作进度。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越快越好。

珍妮和我主持了面试，就这样，蕾妮也加入了我们的工作队伍。她表现优异，但是先前的工作氛围也紧跟着发生了迅猛的变化。她知道如何



有效行事。蕾妮并不认为我们所在的部门运行良好,我和珍妮也持同样的观点。她对于延长午休时间并无微词。毋庸置疑,她这么做是对的。但她喜欢深锁房门与沃尔特先生进行私人谈话,并敞开心扉地向其抱怨,我们对此也无可非议。沃尔特先生非常器重蕾妮,在他看来,她是公司里不可多得的人才。

“想想可是我们把她招进来的。”珍妮说道。

沃尔特觉得蕾妮可以管理四分之一的员工。如他所悉,她有敏锐的洞察力。

“难道我们不可以么?”我问珍妮。

“照情形来看是的。”

蕾妮在主要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并请来了招聘机构。她是如此专注于此,以致她大量的工作都推到我和珍妮身上。她总是花整个下午的时间去面试相对合适的人选,但是,却没有人脱颖而出。

“挑选好的员工真不容易,”她说道。她摇着头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却又紧接着进行下一轮面试,“在你知道这之前,你已经超越了那些认为办公支持仅仅是打字和传真的人。鉴此去尝试营造一个优秀和稳固的团队。”

为此,我们奋斗着,因为企业的业务不断拓展,工作堆积如山。

每天我们都在加班,经常午休时间也用于工作。我开始筋疲力尽,觉也睡得不安稳。我觉得自己心绪不宁。我凝望天花板躺着,心怦怦直跳。我一闭上眼,便觉一阵眩晕袭来,像是被不停地加速绕圈,头晕目眩。我坚持了好几个月,但是一年后,我濒临崩溃。我无法用别的言语去形容。彻底的漠然感将我吞噬,一下子我的世界开始变天。

我把那一堆信件归拢,打开信封并拆了橡皮筋。半个小时后,我便受够了。

现在几点?才九点?我该如何度过这一整天呢?

我环顾办公室,玛格在几米之外的不远处。她的办公桌和蕾妮的正对着,这样她们之间的交谈便不会有任何的语句被遗漏。

销售人员携着粗糙文本进进出出,这些文本的内容会被打成文字。

专门的快递将会邮送信件。蕾妮宛如正在发号施令的船长。她把最难应付的业务丢给了我,而且工作量不小。比如制作用来存放文档的硬纸盒,烹煮开会时需准备的咖啡,以及召集拜访者在大厅等候。尽管如此,上午还是只度过了一半。当我十二点半开始收拾时,我还不曾以友善的措辞与任何一人交谈过。我,筋疲力尽。



3

010



重
逢

回到家,我疲惫不堪。我的脸颊枯槁,腋下也已经全是汗水,我的两室公寓俨然像个垃圾场,破旧的家具看上去比平常摆设得更为拥挤。

我从未试图将这间公寓比拟为一个真正的家,抑或是将其刻下属于自己的烙印。当自己年少的时候,我总是幻想着孑然一身的某刻,孤独,但至少我懂得应该如何去安排时间,我可以尽情地去描绘这样的图景。

不会有人提醒着我按目前的薪酬支付完按揭付款和每周伙食后,结余下来的钱已不足以让我在日常开销中收支平衡。走进厨房,我难以忍受这墙上七十年代橙色与棕色相间的瓷砖。我得重新换瓷砖,但是又不能破坏与褐色橱柜和咖啡色漆布相衬所营造的和谐感。因此,我决定还是保持现状。体力的消耗让我口渴难耐。我躺倒在沙发上,宛若一个汁水榨干的柠檬。

我读书的第一年住在家中。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不必花心思在洗衣和熨烫之类的家务活上。傍晚时刻,餐桌上总摆有可口的饭菜、肉类和新鲜的蔬菜,这远胜于多数学生所吃的垃圾食品。总体而言,住在家里真是件愉悦的事情。直至我父母决定移民的那刻起,我才意识到要搬出去了。十九岁那年,当我被告知他们移民的计划时,我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究竟从哪里看出来我长大了?难道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不再需要他们任何的帮助了么?离开他们,我全然无措。周末我又该干什么呢?究竟我又属于哪里呢?我靠着父母坐在沙发上,双手捂脸,泪流不止。



不久之后,当得知父母为此事为难不已时,我感觉有些尴尬。罗宾告诉我,随后他们就在考虑是否全盘取消移民的打算。但是他劝说父母不应该太多地干涉我的生活。

他们给我钱买了栋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然后他们便离开了这里。刚开始,他们还会因为琐碎的事情回来探望我。但只是刚开始。

留言机上的灯在闪烁着。有我的留言?

我按了播放键,奇怪。是占线的声音——有人打给我电话却没有留言。我把它删除了。如果真有什么事让我觉着讨厌的话,那就是有人听到提示留言的嘟嘟声时,却挂断了电话。我还得花时间去揣测究竟是谁打来的电话。

一定不是我的母亲打来的,因为她打电话过来肯定会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直至录满整个录音带。她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西班牙的家里陪父亲度过的。我很少去看望他们。

可能是我的哥哥罗宾打来的电话。除了极为重要的事情,一般而言他都不会打电话给我。如果他的来电接通到留言机了,他也几乎从不留言。

在厨房,我放好切面包的板,从冰箱里拿出草莓,从袋子里取出几片黑面包,开始制作和平常一样的午餐。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比蘸有新鲜草莓的面包更美味了。我沉迷于它的味道。我甚至觉得它能帮助我摆脱沮丧。草莓酸奶,草莓冰淇淋,草莓饼干脆。每年当超市里的草莓开始越来越让人食之无味时,我便变得忧虑不堪。这个季节快结束了,草莓也即将下市。兴许草莓里有让人沉迷的物质,就像巧克力。除此之外,还有能吸引我的其它美味。冬天的时候,我特别钟爱食用涂有厚厚一层巧克力酱的面包,于是便开始增肥。

我将草莓对半切开之时,又开始惦念那个漏接的电话。也许不是罗宾,而是珍妮打来的呢。但是她又为何打电话给我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我将一大块草莓塞入口中,然后对着厨房的窗户若有所思。我和珍妮一见如故,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自我开始生病前便搁浅了。起先她好几次路过,但是总无精打采地靠着沙发,端望天空,很难成为好的伙伴。



我们自然而然地疏远了。然而,我总期待着能再次见到她。我并未责备她带来更多的麻烦。我那时工作繁重。

珍妮打开房门,她的头发上满是锡箔纸。“莎宾娜!”

我们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对方。正当我准备为自己的不请自来喃喃道歉时,她将房门大敞着。“我原以为你是马克呢。请进!”

我们互相亲吻着彼此的脸颊。

“真适合你。”我看着她那被锡箔纸包裹的头发说道。

“我在染发呢,所以穿着这旧旧的居家服。你还可以看见上次沾上的污垢。门铃响时,我可吓得心差点跳出来。”

“那你刚才不应该开门的。”

“可我总好奇着会是谁拜访我,真庆幸是你啊。”

我觉得那是对我的称赞。“马克是谁?”当我们沿着狭窄的门厅走进起居室时,我问道。

“几周以来我所见到的有趣的人。他目睹了我没化妆的模样,他亲见了洗衣篮里我的脏内裤,他也知道我吃饭时会发出不雅的响声。但愿他不知道我染了头发。”珍妮低声笑着,并一头栽在沙发上。她的家居服敞开了一截,露出了里面褪色且有洞眼的粉色T恤衫。

如果今晚马克不受珍妮欢迎,也许我也如此。我坐在一把柳条椅子上,靠着个白色靠垫。比我认为的要舒服很多。我们彼此看着对方,茫然地笑着。

“要不要喝点咖啡?或者来点更浓烈的?”她瞄了下时间,“八点半。要酒么?”

“我还是要杯咖啡吧。”我说道。当她走进厨房时,我又唤住了她,“顺便也把酒拿出来。”

我听见了厨房里她的笑声。拜访珍妮真是个不错的主意。闲谈还有酒喝,比我在公寓里孑然一人度过的傍晚强多了。自我搬离了父母的住处之后这正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你回公司工作了么?”珍妮端来两杯咖啡。她放下咖啡,又从橱柜里拿出两个酒杯,把它们搁置一边。



“今天是我回公司的第一天。”

“感觉如何？”

我从桌上端起咖啡，凝视着咖啡。“这……”我一时语塞，寻找合适的措辞，“真开心我二十三岁了。”

“也可怕呀。”

“你这样说也对。”

我们沉默地饮着咖啡。

不久，珍妮开口说话道：“我离开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蕾妮总是提拔那些在她掌控范围之内的员工。公司氛围已经变化了好多。我告诉了沃尔特我辞职的消息。你该知道他的反应如何——为蕾妮这样的发号施令者而疯狂。她又是如何对待你的？”

“我们几乎缄默不语。确切地说，我都没和别人交谈。大多数的员工对我而言都是新面孔，大概一半的人会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介绍。我把工作时间愉快地用在拆开信件和制作文档盒上。”

“你得离开那儿，越快越好。”

“然后呢？”

“你可以找别的工作。去家临时机构任职。”

“然后我会被调去延巴克图整理文件，并且花一整天用来列单子。不用了，谢谢你，这样的日子该结束了！我拭目以待！第一天往往是最糟糕的一天。当然我也会留意别的工作。顺便提一句，你现在究竟在忙什么呢？”

“我在一家小规模的法律事务所工作，”珍妮说道，“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工作氛围很融洽。我会替你留意工作的。我在那儿和很多人打交道。”

我感激地看着她：“如果你真能这样的话……”

“那当然了！”她微笑着，“奥拉夫还在银行工作么？”

“奥拉夫？奥拉夫是谁？”

“他在信息技术部门工作。他可是炙手可热啊，整个部门都沦陷了。”她大笑道。

“我从未见过他。”我说。